

牛年初五,2月16日,阴历和阳历重合,都是我的生日。老天安排,女儿有心,知我所爱,请我喝茶。下午,浦东临街茶室,外面风淡云轻,一壶茶,甚合我意。想想好玩,65年前与后,新生婴儿与耳顺之人两相逢。抿一口浓郁的普洱茶,我追踪着我的来日,唯有感谢上苍!怀念父母!

我从不庆生。没空!我的《致牛年除夕》诗句:“山吃海喝陡然一岁除,吃出了光阴的皱纹和岁月的白发。”

这一次,天时地利人和,无法推却。以往,年年岁岁,不过也得过,我真的都是在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度过自己的生日。唐代李世民《守岁》诗云:“共欢新故岁,迎送一宵中。”晚唐诗人曹松亦有“一宵犹几许,两岁欲平分”的佳句。我的青少年时期,除夕晚上走路或者骑自行车,就是在硝烟弥漫中穿越。最小的炮仗和高升鞭炮都是有杀伤力的,必须小心提防躲避。除夕和新年交接班,人们等候迎迓,一俟12点钟声敲响之际,鞭炮焰火刹那间升空响彻云霄。

不过,春节中更有一个高潮是在初四初五交替之间,其爆竹声响远远超过除夕和初一。迎财神,炮火连天,通宵达旦,不绝于耳。上海燃放烟花爆竹之后,沉寂了,我可以安心早睡,再不用挨到半夜以后才能入眠了。

小睡

张金剛

靠着墙根晒太阳的一排老人,又有几位小睡在了和暖的阳光里。不管身边打牌、下棋、闲聊的多精彩多热闹,一概不问,垂下眼皮,关上耳朵,打着盹儿,头还不时点呀点的。

若偶然被惊醒,眼皮微微向上一撩,眼珠也不带转的,继续合眼小睡,一副“啥没见过,不过如此”的老者、智者姿态。那种看遍人间悲欢的超然,正是我所向往的老了的模样。

我还羡慕那些不谙世事的孩童。吃饱了睡,玩累了睡,睡不好继续睡,且能随时随地小睡过去。见过吃着吃着便小睡在饭碗旁的,嘴里未嚼的米粒儿吐在胸前;见过玩着玩着便小睡在沙堆上的,细细的沙粒粘在肉嘟嘟的小脸儿上;还有小睡在捉迷藏的藏身地儿的,小睡在露天电影院上的,小睡在作业本上的……

大人并不恼,小孩子小睡甚是好看,静静的、暖暖的,都不忍心摇醒他,常“公主抱”抱到床上。偶尔睁开小眼儿,叫一声“爸”或“妈”,又沉沉地睡去。只要他不自然醒,电闪雷鸣、敲锣打鼓也难吵醒他,成人怕是再无这种“事不关己,小睡亦酣”的洒脱了。

小睡,即短暂休息,短时睡眠,可俏皮地称为“眯一会儿”。深睡也罢,浅睡也罢,闭着眼打盹儿也罢,时间虽短,却消解疲倦,愉悦身心。孔子言道:“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”弯曲手臂,枕在上面,亦可悄然入梦,简单自足的乐趣不过如此。孔平仲诗云:“夹路桃花眼自醉,昏昏不觉据鞍眠。觉来已失初时景,流水青山忽满前。”马上小睡,移步换景,醒来满眼山色,旅途因顿顿时消散,周身爽朗。

若有闲散时间,真是可以辟出一境,用以小睡的。最美莫过于骄阳似火的夏日午后,吃过一碗凉面,躲入小屋,垂下蚊帐,肚上搭一毛巾,安卧在床榻上,习习凉风吹进窗来,似拍打,似安抚,不知不觉小睡过去。

倘若小屋建在山林,吹着山风,听着蝉鸣,伴着鸟鸣小睡,那便逍遥似神仙了。再不济,寻两棵 tree,挂起一弯吊床;撑起太阳伞,支一把躺椅,躺进去,亦可畅快小睡。醒来,周身舒爽,清水静过面,该干啥干啥,精神着呢。

曾去拜访过一位赋闲农村的长者。时

生日这天

朱全弟

我在家排行老六,出生时,母亲犹豫过:这个孩子还要不要?幸亏我的老伯伯出面拦下了,他的理由很简单却很充分:初五出生的是财神,不能送人。不惟如此,老伯伯还为我起了名字。我的名字是大白话,以前中间一个全字经常被误写成金,我去电更正时郑重申明:我的全字下面没有金,空空荡荡,一无所有。我的老伯伯没有文化,但我庆幸,如果把全改为金,那就俗不可耐了。

那天初五出门坐地铁去浦东,路上看见年轻人拖着拉杆箱回沪了,心里想,只有上班、工作、创造,才能迎送财神。现在北方部分地区在初六还有“送穷神”的习俗。

想起早上起来,第一条跃入眼帘的信息是:“大年初五迎财神,祝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,思如泉涌,稿费稳定。”这是一位练拳的同门小师弟,住松江的朱辰阳,其并无学历,却知道我写点东西。然而在千篇一律的初五迎财神贺语信息中却有独到之处。再一看他的发送时间:凌晨12:31。于是感动,当即回了:“小朱新春快乐!老

朱稿费看涨,小朱功夫日进。共勉。”酬答之间,一文一武,都有了。

此前一天初四下午,我突发奇想,去长风公园走一走。当年就读于华东师大夜大学扩招的政教系,丽娃河畔寻常过,因为毗邻长风公园来过几次,那个湖才叫一个大!于今站在桥上,重游忆同学,历经五年,混了一张文凭,有用也没用,最后还是靠写作走上了吃文字饭的漫漫人生路。时至今日,最可欣慰的是:梦中和现实,还有诗和远方。

初九上午,我和老单位上海建工的著名诗人孟好转在川沙老街闲逛,进店看见一位画家的作品“红梅赞”,驻足欣赏,与之攀谈。这位低调实在的画家说:我是很笨的,就一个坚持。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在西安,我去探望曾经报道过的上海支内老人,他的儿子赵革新对我说:“许多人退休后就没有内容了。”这句富有哲理的大白话,引人深思。我想,走过那么多地方,遇见那么多事情,应该写出来,“羊有跪乳之恩,鸦有反哺之义”,换作网络语言:分享。

感恩这个时代。人生向善,还有爱好陪伴,并有目标追求,窃以为更多的富有是精神层面的。源乎此,独坐静思,置一杯茶,搁一支笔,就几张白纸上,随意涂鸦,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



画里乡村

方华 摄

華亭風

王英鵬 书

写道:“我保持健康的另一个方法是小睡。我经常打盹儿。通常刚刚吃完午饭,我就会感到困意,陷在沙发里就睡着了。三十分钟后,我会自己醒过来。一旦睁开眼睛,我的身体就立刻恢复了活力,头脑也十分清醒。”一觉醒来,满血复活。这感受,我亦有之,想必人皆有之。小睡之前似是过了一整天,醒来又似有一天在等待,一天过成两天,那得有多少事可做,又可做成多少事,足见小睡之可贵。

可往往小睡甚是难得。常见办公室一族头靠椅背或趴在案头小睡;地铁里,白领、民工、学生或靠着或垂头或倚在旁边人的肩头小睡;工地工人靠着大树、墙根,甚至干脆躺在街头小睡;森林消防战士裹着大衣在火场边小睡,抗震抢险战士躺在瓦砾堆上小睡,有的甚至吃着饭便小睡过去……小睡醒来,会有更多生活的精彩,无奈抑或未知在等待。感慨、心疼之余,唯愿这一刻他们能小睡到万事皆空,换来一身轻松。

不论何人、何时、何地、何事,能随时、随地、随心、随意地小睡片刻,总归是美事一桩。朱自清在《荷塘月色》中说:“酣眠固不可少,小睡也别有风味的。”这风味,自然由小睡之人去体味吧。

行文至此,略感小累,是时候关上电脑,舒展腰身,闭上眼睛,在沙发里小睡一会儿了。最好如老人、孩童般睡得香甜,如庄周、村上春树般睡得美美……

“谷雨花枝号鼠姑,戏拈彤管画成图。平康脂粉知多少,可有相同颜色无。”明朝诗人唐寅在诗《牡丹图》中夸牡丹。牡丹花又称谷雨花,是唯一一个以节气而命名的花。随着气温回升,降雨增多,花也开得饱满,谷雨前后正是牡丹花开的重要时段,因此,牡丹花也被称为“谷雨花”。诗人趁着谷雨时节,出城赏花,看过牡丹花,便觉他花无颜色。

不同品种的牡丹,花香也是不同的,细闻起来,紫色最为浓烈,粉色比较清香,白色比较幽香。大多数的牡丹花都没有百合的浓郁,丁香的扑鼻,也不像荷花的清香悠远。牡丹花香,是一种无以言喻的醉香,让你禁不住俯下身来贴近,一嗅,再嗅,还想用力去嗅,真想吸入体内,让花香在体内久留,多想就在这花香中沉醉。

若是烟雨如织的日子,牡丹花更显娇艳,硕大的花朵上,挂满晶莹,能够在雨中漫步于牡丹花丛中,一睹其雨中风情,听歌闻香,徜徉于牡丹丛中,踏着花瓣铺就的通幽小径,让我倍感雅致非凡,情趣盎然。

电影场里的瓜子

李星涛

食物的味道,总会在少年的舌尖上扎下根,而且固定不变。以后的岁月里,只要这种食物一出现,记忆总会拿出它来参照对比,并判断其真伪。

小时候看露天电影,总少不了几个卖瓜子的老年人。他们蹲在电影场的外围,面前放着竹篾篮子,篮子里叠放着用报纸包好的瓜子。瓜子包很精致,玲珑的元宝形状。灯光下,像是一小团一小团气味被包裹起来一样。瓜子小包的2分钱,大包的5分钱。

篮子的旁边放着马灯,朦胧的光在夜色里挖出一轮橘红的椭圆空间。远远看过去,温暖而又亲切。不用吆喝,那马灯和篮子就是招牌。买瓜子的人,从口袋里摸出2分或者5分硬币,拿起一包瓜子,马上就消失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。

瓜子是西瓜子,边缘乌黑,中间月白,边缘和中间是过渡的浅黄。在我的记忆里,故乡的西瓜最大的也只有3斤多重,但籽儿却很多,密密麻麻地点缀在瓜瓤间,像是一粒粒炯炯有神的眼睛。这种西瓜,故乡人称作“子瓜”。夏季,路人走过瓜地,种瓜人常慷慨地吆喝他们进瓜庵里吃瓜。瓜庵里吃瓜是不收钱的,但瓜子要留下。吃完瓜,瓜子和瓜水一律倒在一口大缸里,沏上半月之后,捞出来,晾晒干净,收藏起来,可以做种,也可以炒熟了,到电影场里来卖。

炒西瓜子是一项技术活儿。瓜子要用簸箕簸干净,倒在锅里炒。火要绵软,常用麦糠烧锅。麦糠是麦秸经过石碾碾压出来的,扁扁的,银亮亮的。麦糠吐出的火焰很温和,软软的,像是一丛橘黄的舌头,懒懒地舔着炭黑色的锅底。炒瓜子的人,两眼灼灼,手里的锅铲不停地翻炒着瓜子。不一会儿,屋里便弥漫起瓜子的清香,却又听不见一丝瓜子的炸裂之声。可细看,那一粒粒瓜子却又悄然鼓起了肚子。

炒瓜子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溜盐开水。溜盐开水要两个人,一个用干净的刷帚沾着盐水往瓜子锅里甩掸,一个人要快速翻炒。这两个动作衔接紧密,浑然一体,前后只两三分钟。盐开水甩掸

过后,止柴熄火,再稍微炕两分钟,瓜子就可出锅了。

2分钱一包的西瓜子,只有30粒左右,可手感却饱鼓鼓的。买上一包,打开上角,右手虚虚地握住底角,捏出一粒,放进嘴里,一缕瓜子的焦香氤氲着淡淡的盐味,立刻在舌尖上汹涌开来。那香味,纯而净,又包含着火焰的烟火味,让人感到好像是看见了炊烟似的亲切。瓜子之后,混着一大口口水,“咕咚”一声咽下去,眼里立刻就涌出了一大朵泪花。嘴角的空瓜子壳儿,却不忍马上吐出来。舌尖上反复品咂几次,饕餮完香味、盐味之后,这才恋恋不舍地吐出来。

这时候,舌尖和牙齿配合密切,宛若和谐的琴瑟。不知何时,瓜子就被舌尖挑送到牙齿之间,只听见“格”的一声脆响,瓜子肚子里包裹着的香气“嘭”的一声,炸泄了出来,又焦又香。瓜子壳开了,瓜子光溜溜的身子蹦了出来,赤条条躺在牙齿间。此时,舌尖一拐弯,将一分为二的瓜子壳运送到口腔一角,让牙齿把瓜子仁儿轻轻一嚼,脆得像酥油饼,但又稍微有点嚼头,其过程油耐耐的,香喷喷的。咀嚼之后,混着一大口口水,“咕咚”一声咽下去,眼里立刻就涌出了一大朵泪花。嘴角的空瓜子壳儿,却不忍马上吐出来。舌尖上反复品咂几次,饕餮完香味、盐味之后,这才恋恋不舍地吐出来。

多少年以后,读丰子恺先生的《吃瓜子》一文,里面有一段描写女人们吃瓜子的情景:“她们用兰花似的手指摘住瓜子的圆端,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门牙中间,而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。‘的的’两响,两瓣壳的尖头便向左右绽裂。然后那手敏捷地转个方向,同时头也帮着微微地一侧,使瓜子水平地放在门牙上,用上下两门牙把两瓣壳分别拨开,咬住了瓜子的尖端而抽它出来吃。”我以为,先生写的瓜子一定是葵花子,倘若那些女子吃的是我小时候电影场里的西瓜子,她们也一定不会舍得那么快速地吐出壳儿来的。

电影场里的瓜子之所以让我至今依然难以忘怀,一是因为那时候手工瓜子炒得实在充满温情,二是电影场里的瓜子出现在那样的氛围实在迷人。那里面不仅兼具着物质和文化的双重味道,而且还包含有一缕缕挥之不去的乡愁啊!

燕子绕梁岁月长

常书侦

“快来看,燕子飞回来了,瞧那小身架儿,肯定是去年那一对儿。”小时候,每年春天,总会看到奶奶站在院子里期待燕子归来的热切目光,那神色,就像等待自家久别的孩子回来一样。当看到燕子飞进自家院子里,奶奶就高兴地拍打着手说:“燕子回来了,咱包饺子吃。”

一家人把燕子归来看作是一个喜庆吉祥的日子,都要改善一下伙食庆祝的。

在我的故乡冀中平原,最喜欢和人亲近的鸟类就是燕子了。它从不躲避人,更不害怕人,甚至喜欢把窝筑在屋梁上,和人们共处一室。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“家燕”,打心间就把它看作是家庭的一员。

燕子在选择筑巢的人家时,从不嫌贫爱富,但它会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性有所选择,有时候还是很挑剔的。俗话说:“和睦人家燕来朝。”又道是:“腌臢人家燕不住。”争争吵吵的家庭它不会住,不卫生不整洁的院落它不会住,有噪声有污染的环境它更不会住。因此,燕子筑巢的人家,环境大都清静幽雅,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。有了这些条件,凡住了燕子的人家,都有一份自豪感。挂在屋梁上、房檐下的燕子窝,分明是燕子颁发给这户人家的一枚奖章。在我们这里,谁家住了燕子,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。

我家住在村子南口,院落宽敞,五间老祖屋有近百年的历史,青砖灰瓦。院内除了一株盖老屋时就栽上的两个人才能够抱拢的老椿树外,还栽有杏树、枣树和梨树。春天绿色盈盈,夏季浓荫一片。院子二门外,有一口老井,老井上有一架轱辘,旁边有一株石榴树,五月榴花满树火红。整个院落古色古香,虽然住着三代八口人,关系却极为融洽和睦,尊老爱幼,亲情浓浓,从不吵嘴。一家人有很好的卫生习惯,屋内和院落拾掇打扫得天天像过年。和睦幽雅的家庭环境,不但受到燕子的青睐,也成为其他鸟类唱歌的好处所。

祖屋迎门的老梁上,一溜儿摆开五个燕子窝。四个是废弃的往年旧窝,一个是当年筑的新巢。奶奶说,这梁上的燕子窝,每过几年就要摘下几个旧的,若不然,满满的,燕子就无法筑新巢了。

为了燕子出入方便,居住安全,一家

人时刻惦记着它们。在祖屋门的上方,有一个顶窗,每年春天燕子飞来之前,父亲都会登高把顶窗中间的几孔格子上糊的窗户纸撕掉,作为燕子飞进飞出的通道。天冷时燕子飞走后再糊上。每年在雏燕学飞的那些日子,院子里从不摆放水缸水盆之类的盛水用具,怕的是它们翅膀还没有长硬,不慎跌落下来,掉到水缸里淹死。为了防止刚出生没几天的乳燕从窝里爬出来摔伤,也为了接住燕子排出的粪便,免得直接落到地上或人身上,母亲便用高粱秆扎成三尺见方的排子,吊在燕子窝下方一尺左右的空间。记得不下三五次了,乳燕从窝里爬出来掉落在排子上,大燕子从不用着急的,因为家人都会及时把乳燕放回到窝里边。

在家里,奶奶和母亲最喜欢做的事情,就是盘腿坐在炕上做针线营生,欣赏燕子从顶窗处飞进飞出,或听燕子一家在窝里呢呢喃喃商量着什么。爷爷和父亲,闲暇时喜欢在屋子里喝上两盏小酒,享受燕子在头顶上擦来擦去地飞,或偶尔落在肩头上呢喃两三声。我和弟弟则喜欢在燕子窝下边的桌子上做作业,有燕子在窝里窸窣窣响着,我们的心情就格外安宁,做起作业来也就格外开脑筋。

当然,我们也喜欢看燕子在野外展翅飞舞。因为它的飞姿是很优美的。它个子小,翅儿尖长,尾叉形似剪刀,飞起来非常轻盈、灵巧。有时看上去它在朝一个方向快速飞着,但突然间会在你意想不到中陡然转弯,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,箭头一般消失在杨柳烟里。有时它会突然降低高度,擦着地皮一掠而过,不由让人惊叹它高超的飞技。

燕子是益鸟,是灭虫专家,当然就成了庄稼人的好朋友。一对燕子喂养一窝小燕子,一天需要捉四五百只小虫子。一个夏天,捉的虫子头尾衔接起来,足有二里地长呢。燕子住在屋子里,很少有蚊虫,连蚊帐都不用支。人和燕子住在一起,就会有一个平和的好心态。心态好了,身体自然也会好。爷爷和奶奶现在都是90岁出头的人了,没有什么大病,整日乐呵呵的,生活还能够自理呢。正是:燕子绕梁岁月长,人鸟一堂共吉祥。喜看农家日子美,自然和谐五谷香。